

阿佩莱斯线条

[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乌兰汗 桴鸣 译

阿佩莱斯线条

[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乌兰汗 桴鸣 译



2012.12
P0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佩莱斯线条/(俄)帕斯捷尔纳克著;乌兰汗,桴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7-5040-5

I. 阿… II. ①帕…②乌…③桴…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②中篇小说—俄罗斯—现代③随笔—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7023号

Russian text of Boris Pasternak's Works

Copyright © 1960 by Eugeni Pasternak, Natalia Pasternak,
Elena Pasternak, Marina Neigaus and Henrich Neigaus
Translation right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re acquired via FTM Agency, Ltd., Russia,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阿佩莱斯线条

АПЕЛЕСОВА ЧЕРТА

[俄]鲍里斯·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乌兰汗 桴鸣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傅石球 罗颖杰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177,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40-5/1·2840

定价: 32.00元

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834427

目录

阿佩莱斯线条

1

柳韦尔斯的少年时代

33

空中通道

109

安全保护证

127

人与事

259

阿佩莱斯线条

……传说，好像有一次希腊画家阿佩莱斯^①去拜访自己的对手宙克西斯^②，家中没有遇到他，便在墙上画了一条线，宙克西斯根据这条线便猜出他不在家时是哪位客人造访了他。宙克西斯没有欠情。他选择了一个时机，事先知道在家中遇不到阿佩莱斯，便留下了自己的标记，成为美术界的一段醒世警句。



九月的一个傍晚，当比萨斜塔带着浩浩荡荡的一大批斜的霞光和斜的阴影冲向比萨市区时，当被晚风吹拂得浑身酥痒的托斯卡纳地区散发出如同被手指揉搓的桂叶的味道时，在这么一个傍晚，——哟，其实我准确地记得那一天：那是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埃米里奥·列林克维米尼在旅馆里没有见到海涅，便向鞠躬哈腰逢迎讨好的仆役要来几张纸和灯。仆役除了所要的东西，还送来了墨水、笔、一根火漆和印章。列林克维米尼用一个表示厌恶

的手势回绝了他的好意，从领带上取下一只佩针，在蜡烛上把它烧红，扎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从一叠类似印有小酒馆老板署名的名片中抽出一张来，用扎破了的手指把名片的一边折起，然后心不在焉地把名片递给了殷勤的仆役，说了一句：

“请把这张名片转交给海涅先生。明天我在同一时间还会来访。”

比萨斜塔从一串中世纪的城堡群中冒出头来。外面，站在桥上看斜塔的人数一分钟一分钟地在增多，夕阳的余晖如同游击队员一般在大小广场上爬行。大街小巷尽是倾倒的阴影，有的还拥挤在狭窄的甬道里。比萨塔不分青红皂白地斜倾下去，直到有一个巨大任性的影子挡住了太阳……白昼结束了。

仆役用简要的语言结结巴巴地把不久前有人来访的事告诉了海涅，并在瞬息间，在太阳完全消逝前，及时地把那张带有血痕的变成褐色的名片交给了不耐烦的房客。

“真是个怪人！”海涅当即猜到来访者的真实姓名，来者是著名长诗 *Il sangue*^③ 的作者。

费拉拉人列林克维米尼是偶然出现在比萨城里的。浪迹天涯的诗人、威斯特法伦人海涅，恰好也在那几天里出于更为偶然的原因来到了这里，所以他并不觉得这一偶然事件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想

① 阿佩莱斯 (Apelles)，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的古希腊画家，真迹没有传承下来。据说他非常善于运用优美的线条。“阿佩莱斯线条”一词即意味着经过顽强的努力达到的高度完整精致。

② 宙克西斯 (Zeuxis)，公元前五世纪末到四世纪初的古希腊画家，创作壁画和镶嵌画，作品没有保留下来。他摆脱古典的传统，把世俗题材引入绘画之中。传说宙克西斯画过一串葡萄，如同实物，引来一些小鸟啄食。

③ 意大利文，《血》。——原注

起几天前收到的一位匿名作者潦潦草草写的挑衅性的信。陌生人的要求太过分了。在仿佛是顺便地模模糊糊地提到诗歌的种类和起源时，陌生人要求海涅出示……阿佩莱斯式的身份证明。

匿名作者写道：“爱情是一朵血染的云，有时会完全遮住我们全身的无忧无虑的血，——请您谈谈它，您的叙述要简洁，不能超过阿佩莱斯所画的那一条线。只是请记住您的血统与精神（这两种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出身于贵族——这正是宙克西斯所感兴趣的唯一的東西。

“P. S. ^① 我的出版商康吉及时通知我说，您在比萨，我就利用了这一机会，想要一劳永逸地消除那种折磨我的困惑。三天以后我会亲自到您这儿来看一看阿佩莱斯式的大手笔……”

海涅把仆役叫来并赋予他以下的权利：

“我乘十时的火车去费拉拉。您已经见过的那位提供这张名片的人，明天晚上他会来找我。请您亲自把这包文件交到他的手中。请给我结账。请把搬运工叫来。”

看起来像是空纸包，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摸不透的重量的，那是因为里面有一张薄薄的小纸条，显然是从某一篇手稿上剪下来的。小纸条上有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可是隆东里芬娜和恩利柯^②已经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抛弃了，并把它们换成了空前未有的名字：他叫‘隆东里芬娜！’——他狂叫了一声，‘恩利柯！’——她喊了一句。”

^① 即“再有”。

^② 亨利的爱称。海涅的名字是亨利。

二

在人行道的石板上，在铺了沥青的广场上，在阳台上，在阿尔诺河畔上，比萨人悠度着托斯卡纳的清香夜晚。在落满灰尘的悬铃木下，在那些本来就闷热的甬道里，黑夜的热气更让人难以呼吸；此外，使夜色变得油亮酷热的，还有一束束零星的星光和一团团扎眼的浓雾。这些火光使意大利人忍无可忍；他们在狂热地咒骂，仿佛是在祷告，并在第一眼望到仙后星座时，便从额头上擦掉肮脏的汗水。手帕在黑暗中闪来闪去，活像上下浮动的温度计。满街传播着这些亚麻布温度计的读数，把人们弄得头昏脑涨：读数传播着一股闷热，它像是一种有人响应的流言，像是一种时疫，像是一种令人失魂落魄的恐惧。正如这座不容置疑地处于停滞状态的城市分成街区、住宅和院落一样，夜间的空气也是由单独的静止会晤、惊叹、争吵、流血冲突、絮语、嘲笑和窃窃私语所组成的。这些嘈杂声音像沾满灰尘的密集编织物悬在人行道的上方，一排排地兀立在人行道上，长在便道上，如同街上奄奄一息的行道树，在煤气灯的光亮中变得苍白无色。比萨的夜就是这么别致而又威严地设定了人类耐性的坚实界限。

这里离这个界限太近了，杂乱就是在这里开始的。同样的杂乱也笼罩着火车站。手帕和咒骂声在这里渐渐退出舞台。刚才还差一点把正常的来往视为莫大痛苦的那些人在这里提着皮箱和纸盒，在售票处前面大吵大闹，像发了疯似的一下子冲向黑乎乎的车厢，抢

占梯阶，他们的身上被打上了炭黑标记，像清理烟囱的人一样，冲进一个个单间。这些单间是用发热的赭石色胶合板隔成的，胶合板好像是因炎热、咒骂和有力的冲撞而翘起来了。车厢在发光，钢轨在发光，停在副线上的油罐车、火车头在发光，信号灯在发光，远处和近处的火车头发发出阵阵像是被蒸汽压扁了的嘶叫声。张开了大口的炉膛不时地冒出熊熊烈火，火光像令人发痒的虫子似的纷纷撒落在司机的脸上和司炉的短皮衣上：司机和司炉在发光。钟的表盘在发光，铁路交叉线的铁轨和道岔在发光，守卫人员在发光。这一切都处在人的耐性的限度之外。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

紧靠窗户的一个座位。最后一瞬间——由整块的石头铺成的月台上已空无一人，只留下一片噪声，列车员喊了一句：“Pronti^①！”——列车员从车旁跑过去，去追赶自己的呼叫声。车站上的柱子缓缓地掠过。灯光像织针穿来穿去。反光灯的灯光不时地射进车厢的窗户，被牵引力托着穿过车厢，经过对面的窗户，射到外边，沿着铁轨蔓延，不时地晃动，在铁轨上磕磕绊绊，然后升高，并在草棚的后边消失。非常狭小的街道，畸形的不伦不类的胡同。涵洞张开血盆大口隆隆地把它们吞噬。窗帘外就是渐渐临近的哗哗作响的果园。枝繁叶茂、花纹斑斓的葡萄园形成一片赏心悦目的广袤大地。漫漫无垠的田野。

海涅乘车，全凭运气。他无所思考。海涅想打个盹。他闭上了眼睛。

① 意大利文，准备完毕。——原注

“这事也许有个名堂，没有必要预测，也没有可能。前边是令人陶醉的一片未知天地。”

大概正值酸橙开花的季节。开阔的果园溢漫着沁人的花香。从那里吹来一阵微风，它想要在这位乘客已合拢的睫毛上至少睡上一会儿。

“这一点是肯定的。会有个名堂。否则何必没事找事……”海涅打了一个哈欠，“何必没事找事，凡是列林克维米尼的情诗，必然都注有‘费拉拉’字样！”

峭壁，深渊，沉睡中的邻座乘客，车厢里的臭味，煤气灯的火舌。它在舔天花板上的簌簌声和阴影，它在舔嘴唇，当峭壁和深渊换成隧道时，它就喘不过气来了：山隆隆作响地在车厢的顶棚上慢慢滑落下去，把火车头冒出来的烟雾压扁，把它塞进窗户，抓住挂钩和网兜。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隧道和一道又一道的峡谷。一条山溪在黑暗中微微泛出银光，从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山顶上泻下来，撞在岩石上，摔得粉碎，单线铁路则在小溪的上空哀怨地哭诉。山顶上还有一条条瀑布溅起蒙蒙烟雾，它们的低沉吼声彻夜萦绕在火车的周围。

“阿佩莱斯线条……隆东里芬娜……在一昼夜的时间里大概是什么事也来不及办成的。可是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必须无声无息地消逝。可是明天……只要仆人把我的行程路线告诉他，他当即就会冲到火车站去的！”

费拉拉！钢铁般的蓝黑色的黎明。芳香的雾霭中弥漫着寒气。啊，拉丁的早晨发出多么嘹亮的声音啊！

三

“办不到，这期 *Voce*^① 的版面已经排完了。”

“是的，可是我怎么也不会把自己发现的东西交到任何人的手里，不管他付多少钱，再说，我在费拉拉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一天。”

“您是说，他的笔记本在车厢里，在长软椅下面吗？”

“对了，是埃米里奥·列林克维米尼的笔记本。不仅如此，笔记本里除了记有大量琐事之外，还有更多没有发表过的诗、许多草稿、零星的札记、箴言。笔记是今年记下的，记了整整一年，根据签名可以断定大部分是在费拉拉记下来的。”

“笔记本在哪儿？您随身带着吗？”

“没有，我把行李留在火车站了，笔记本在旅行包里。”

“太可惜了！我们本来可以把笔记本送到他家里去。编辑部知道列林克维米尼在费拉拉的住址，可是他外出已经一个月了。”

“怎么啦，难道列林克维米尼不在费拉拉？”

“问题就在于此。说真的，我弄不明白，您在公布自己的发现时，可以希望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唯一的希望是通过贵报使我和笔记本的所有者建立可靠的联系，那时列林克维米尼就可以在这件事上随时得到《声报》的盛情

^① 意大利文，《声报》。

帮助。”

“有什么办法呢！请坐，请您写一份启事。”

“对不起，编辑先生，打搅您一下，我可以用一下您案头上的电话吗？”

“请便。”

“……是‘托尔克瓦托·塔索’旅馆吗？……有空的客房吗？……几层？……好极了，请把八号客房留给我。”

“Ritrovamento^①：兹拾得埃米里奥·列林克维米尼欲出版之新书手稿。下榻于‘塔索’旅馆八号房间的人将在自己的客房里等候手稿的主人或其代理人一整天，直至夜里十一时。从明天开始，《声报》编辑部和旅馆经理办公室一样，将会定时并及时地得知上述之人每次更换新地址的消息。”

海涅路途辛劳，如今死沉沉地睡着。早晨的热气把他房间的百叶窗烤得滚烫，它们在发光，活像口琴的铜薄膜。一道道纵横交叉的阳光射在小窗户旁的地板上，活像一件散开去的草织品。一根根草互相靠拢，互相拥挤，互相紧偎着。街上传来模糊不清的说话声。有人讲得神采飞扬，有人说得结结巴巴。一个小时过去了。一根根草已经紧紧地贴在一起，编织物在地板上化成一小片阳光。街上有人在大谈山海经，在打盹儿，还有人在结结巴巴地说话。海涅在睡觉。一小片阳光正在散开来，拼木地板好像要被它浸透似的。又是这个图案——用被火燎过的、正在起褶的干草编成的一件变得

① 意大利文，招领启事。——原注

越来越稀疏的编织物。海涅在睡觉。街上有说话声音。时间在流逝。它们懒散地在增长，和编织物的黑色空洞一起在增长。街上有说话声音。编织物正在褪色，正在被蒙上灰尘，渐渐变得暗淡无光了。这已经是一块用绳索编织的擦脚垫，它已经磨得破旧不堪。钩织的绉缝和线头已经跟扣环分不清了。街上有说话声音。海涅在睡觉。

他马上就要醒了。请记住我的话，海涅马上就会纵身跃起。是马上。只是要让他把最后一幕梦景看完……

一只已热得干裂的车轮突然在轱辘处裂开，辐条像一撮撮桩子凸了出来，大车轰隆一声斜着倒下去，一捆一捆的报纸掉了下来。人群，阳伞，橱窗，遮阳布篷。人们用担架把卖报的人抬走——医院就在附近。

“您看！我说过吧！”海涅跃身而起，“马上就来！”

有人发疯似的、不耐烦地在敲门。海涅似醒未醒，头发蓬乱，迷迷糊糊地抓起睡衣。

“对不起，马上就来！”右腿几乎像是金属铸就似的砰地一声沉甸甸落到地板上。“就来。来了！”

海涅走向门口。

“谁呀？”

仆人应了一声。

“是的，是的，笔记本在我这里。请以我的名义向夫人转致歉意。她在客厅里吗？”

仆人应了一声。

“请夫人稍等十分钟。十分钟以后，我就完全听从她的吩咐。

听见了吗？”

仆人应了一声。

“等一下，堂倌！”

仆人应了一声。

“别忘了转告夫人，先生向她致以真诚的歉意，因为他不能立刻见她，他在她面前深感负疚，但他将会努力……堂倌，您听见了吗？”

仆人应了一声。

“……但再过十分钟他将会努力完全补救自己不可原谅的疏忽。要说得谦恭一点，堂倌，我可不是费拉拉人。”

仆人应了一声：

“好的，好的。”

“堂倌，夫人在客厅里吗？”

“是的，先生。”

“她一个人在那里？”

“一个人，先生，请。往左，先生。往左！”

“您好。夫人，您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吗？”

“Pardon^①，您是八号房间的客人吗？”

“是的，我租住的就是这个房间。”

“我是来取列林克维米尼的笔记本的。”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亨利·海涅。”

“对不起……您是……他的亲戚吗？”

① 法文，对不起。

“没有一点儿关系。偶然的巧合。甚至是让人伤心的巧合。我有幸也……”

“您也写诗？”

“我从来没有写过别的东西。”

“我通晓德文，并把我的全部空闲时间都献给诗歌，可是……”

“您见过《诗人生前没有发表过的诗作》吗？”

“当然啰。那么这就是您吧？！”

“对不起，我还是期盼听到您的尊姓大名。”

“我叫卡米拉·阿登采。”

“太好了。那么说，阿登采夫人，您看到了我今天在《声报》上刊登的启事？”

“是的，是的。关于发现的笔记本。它在哪里？请您给我。”

“夫人！卡米拉夫人，您可能就是被无与伦比的列林克维米尼全心全意颂扬过的那位女人……”

“不要提这些，我们不是在舞台上……”

“您错了，夫人，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舞台上，但绝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自然地扮演他出生以来就被赋予的那个角色。卡米拉夫人，您爱自己的故城，您爱费拉拉，然而这是第一座明显地引起我反感的城市。您真漂亮，卡米拉夫人，想到您和这座可恶的城市申通气反对对我时，我的心就会颤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夫人，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说的是，这座城市使我昏昏欲睡，就像一个下毒的人在其酒友即将得到幸福时把后者灌醉一样；